

今年是徐汇区业余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将近四十年前，在徐汇区业余大学华山校区和大木桥路校区的门楣及校牌下，曾经集聚着我们这一批追求知识、怀揣人文情怀、不甘在文化浩劫下沉沦的年轻人。夜幕降临时我们或坐公交，或骑老坦克自行车，到课程结束走出校门已是九点以后，抬头望去，正有街市路俱黑、夜校火独明的感概。

当年的校舍虽然简陋，但是课程序列并不因陋就简，学校开的科目有系统性，老师的讲课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尽管从徐汇业大毕业后，我又在华师大、华理工、同济大学求过学，可是徐汇业大终究是我进入高等教育的第一站。

至今依稀还能记得现代文学老师给我们开讲现代文学史，从鲁郭茅、巴老曹的作品开始再延伸到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沉沦》，戴望舒的《雨巷》，直至萧红、萧军等。尤其是讲到才女萧红的身世时，老师朗读了萧红临终之际在香港留下的哀婉之词“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的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忆及此，老师那击节而叹的语调还缭绕耳旁。至于那“半部红楼”指的是萧红想续写自己的得意之作《呼兰河传》第二部，还是要写她心里向往的赤都延安，那个“别人”又是谁？老师只是诡谲一笑，让我们去研究文学史寻找答案。这种循循善诱、欲说还休的教学，既活跃了课堂的气氛，又引导我们去课外阅读。

《形式逻辑》是专门研究人的思维形式和规律的学科，在当年于我们还是一门全新而陌生的课程。概念、判断、推理，概念的周延、不周延，全称肯定判断及否定判断、特称肯定判断及否定判断，以及三段论推理中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充要条件等等，尽管老师讲得不厌其烦，可一开始还是把我们绕晕了。在反复的解说和操练

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思维严密训练的启蒙。等到课程完毕，我不仅对这门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在单位里的青年学习活动中现炒现卖，经过学进去吐出来的这个过程，进一步加深了对这门学科的理解。接触这门学科之际恰逢一个好辩的时代，大社会小会你辩我答，少不了

汉语语法又过于迁就约定俗成，以至于有人以为语法不必太较真，甚至有人提议可以取消汉语语法课了。如果再说到风行于网络的流行语被过分追捧，更使我们这些当年自以为下功夫学过语法的人有些失落之感。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蓬勃发展，全日制大学生已成为主体力量，但业余大学在那特殊时代的光辉历史是不会被人遗忘且难以复制的。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有一位长者曾对我说，你们是特殊时代挣扎出来的一批人。是的，我们这些人很多是小学未毕业就遇上了“文革”，正值就学的年龄丧失了正规就读的机会，然而我们没放弃对知识的追求。我们有挣扎出来的自豪之情，而无自夸自傲之心，在困境中有夹缝求生之智，而无投机取巧之诈，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做好自己，不失做人的本分。

抚今追昔，我感恩业大老师当年给我们知识的阳光雨露，感恩同学之间惺惺相惜的友爱之情……

类似于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这时候就不乏练嘴皮子的机会。初识文理的半瓶子醋又遇上了年少气盛，语锋凌厉之余，自以为体会到了所谓逻辑的力量。到今日想当年，无不留恋往昔一往无前的好辩，而又更享受今日“欲辩已忘言”的通达。

中文专业里语法是基础，我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在家里批改学生作业时我就凑上去看，这时她就出题让我改语法病句，耳濡目染下我自小就对语法有兴趣。记得学校卢老师给我们上的现代汉语语法课，老先生一进教室就一本正经地说，你们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言语中启发我们作为大学生的人生自觉。他从许慎的说文解字讲起，讲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大造字法，让我们了解汉字的前世今生。给了我们讲了现代汉语语法的主谓宾划分，特别讲了“搭阁楼”的方法，以此一段一段地细分语法结构，讲到动宾结构时又回到词性特点，动词有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之分，还有他动词、自动词等，可谓是尽述其详，我感觉到

自己是受到了较为严格和系统的训练，以至于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去修改别人文章中的病句。然而，事到如今我已没了当年的底气，因为现在一些高层次的文章里也频现当年我们改过的病句，而且这些病句一经在公众语境里流行，就往往变成约定俗成的正规语句了，谁去死抠语法就难免显得迂腐了。“词性活用”被泛化，现代

汉语语法又过于迁就约定俗成，以至于有人以为语法不必太较真，甚至有人提议可以取消汉语语法课了。如果再说到风行于网络的流行语被过分追捧，更使我们这些当年自以为下功夫学过语法的人有些失落之感。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蓬勃发展，全日制大学生已成为主体力量，但业余大学在那特殊时代的光辉历史是不会被人遗忘且难以复制的。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有一位长者曾对我说，你们是特殊时代挣扎出来的一批人。是的，我们这些人很多是小学未毕业就遇上了“文革”，正值就学的年龄丧失了正规就读的机会，然而我们没放弃对知识的追求。我们有挣扎出来的自豪之情，而无自夸自傲之心，在困境中有夹缝求生之智，而无投机取巧之诈，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做好自己，不失做人的本分。

抚今追昔，我感恩业大老师当年给我们知识的阳光雨露，感恩同学之间惺惺相惜的友爱之情……

最喜欢的色彩，是孟夏绿。

孟夏绿是稍作成长后的少年绿，它尚未沾染世尘，未经历沧桑，但却勇敢无畏。剑一挥，气贯长虹，天地浩荡。

这世间，色彩原本纷杂，有樱花粉、杜鹃红、梨花白……但植物们，最终似乎还是更钟情于绿，并在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季节里，定制了一套绿新衣。

再过些时候，到了夏天的末梢，绿就变成了灰绿、旧绿。这时的人，也多懒散懈怠起来，出门购物拿个快递，都不再像春天时那般精致。长头发随便一挽，趿拉个拖鞋就出门了。一柜华丽斑斓的裙子，呆在后宫里，面面相觑。绿不新了，仿佛爱情老去，官花寂寞红。

相比之下，这初夏的一抹抹绿，多像费翔歌中的一把火啊，它点燃了万物，点燃了大地。还像一个人画画，因为喜欢绿，一层一层地往上涂抹，最后，绿，透了纸背。

孟夏时节，我特别喜欢去乡野里转悠，去看那一望无际的绿海苍茫，去聆听那生命交响乐最恢宏

的章节。那大团大团的，是枫杨，是香樟，小团的是桑，是枇杷，是桂。芦苇像一条针织的绿围巾，密密长长的，铺在水边，把整条溪都染绿了，蛙绿了，鱼青了，它们沉在幽深的水底，叶子一样，缓缓游弋……

坐在那些一两百岁的大树下，用力呼吸。这时候，我会感到自己的呼吸变绿了，人也变绿了，变成了一个绿精灵，抑或，一粒绿尘埃。

绿中饱含静气。站在那深浓的绿中，心会不由自主地静下来。而静，又是一种力，它能带你沉到美与智慧的世界中去，在那里，你虽然孤独，但不会寂寞。

天下起了雨，绿色的雨。无处可去，我在家中整理旧物，发现了一个早年的日记本，便胡乱翻着读，读到“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时，吓了一跳，但又回想不起，彼时的我正在经历什么，为什么要用起那么用力的句子。

或许，那时的我，就是

## 孟夏绿，绿透纸背

桑飞月

一小团孟夏绿吧，试图爆发，试图将生命的色彩涂到最浓，继而热烈又勇敢，什么都不怕。

相比之下，现在的我，当是暮夏的灰绿了吧。仔细想想，不，我还是孟夏绿，又一个轮回。

三十几岁时，生了病，连续几年住院，检查，打针，手术……似西风凋碧树。那段时间，我最期待的，就是摆脱病魔。最后，虽然出了院，但身体也被掏空，头痛、乏力等后遗症使我很多事都做不了。煎熬中，我开始小心地跑步，断断续续地读书，渐渐地，我像一棵枯树一样，又发出了星星点点的绿。

而今，五年过去了，这五年里，我很用力地活着，

但依然无法茂盛，无法像香樟一样，变成一大朵人人都看得见的绿。但也不想去抱怨什么，只管做着手边能做的细细碎碎。

周末，我在家中洗被套，被套洗过后，又觉得春被就这么放起来也不合适。于是拖出一个大盆，将被子扔进去洗，折腾半天，汗如雨下，终于洗好。让先生拖去晒，他说，天啊，我家婆娘厉害得越来越吓人。我得意地笑，很受用，对于这微乎其微的鼓励。

我至今也没干出什么大事，只靠这世间琐碎，这世尘来滋养鼓励自己。大事是心灵与身体都强大后的水到渠成吧，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这一日，不管怎样，似乎都不应放弃做梦。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不同，不用比，只要努力，那即便是棵小草，也会迸出生命中的孟夏绿，绿透纸背的绿。

虹口公园对面有一条短短三百米左右的小马路。为什么说它神秘呢？因为它曾是“各路人马”都相中的宝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令人望而生畏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的后门就正对着这条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员汤恩伯也在此办公，电影《战上海》中那一声“汤司令到”的会议室窗口下正是此路。由于地处战略要害位置，当时这里的几幢洋房和日式连排小洋房住着许多国民党将领，附近500米处的多伦路、山阴路还有“汤公馆”、“白公馆”等豪华别墅。而就在这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这里还住着许多中共地下党的工作者，《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角原型李白就是在里面的107弄15号生活、工作直至被捕的。

它的名字是黄渡路。

这条小小的马路，曾经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啊。曾在延安党中央的收报员秦岩大姐（红军电台创始人王诤中将的夫人）在参加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开馆仪式时对我讲，上海那个发报员的姓名、地址当时连我都不知道，到了黄渡路，我才了解到他那时是战斗在敌人心脏。党中央转移至西柏坡后，当时只有十六岁的花季少女苏采青在1948年12月30日凌晨收到上海台的三个“V”（同志们，永别了！），70年来一直在寻找这位发报员，今年4月16日，她在李白故居对我说：“终于找到了，70年来我朝思暮想，对方的这位同志怎么样了？来到这里才知道发完报后被捕，英勇牺牲了。我要向这位战友敬礼！”

黄渡路虽短，虽不出名，却见证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英勇奋斗、抵抗各种反动势力的历史。在这日复一日书写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也将深深地嵌入历史、构筑历史、影响历史……



吴德胜

## 一条神秘的小马路



### 相通

丁辉

一般。此正所谓不尽之意而见于言外。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诗思、诗情，中外亦或相通。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一首《爱》：我本是一座涨满的池塘/可对你却像干涸的泉眼一样/一切都由于你痛苦的沉默/它的残暴胜过死亡。“我本是一座涨满的池塘”正可与“巴山夜雨涨秋池”句互相发明。

李商隐《夜雨寄北》“巴山夜雨涨秋池”句，看似寻常写景，其实亦是以暗喻写心情。心胸为思念之情充满正如“雨涨秋池”

一般。此正所谓不尽之意而见于言外。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诗思、诗情，中外亦或相通。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一首《爱》：我本是一座涨满的池塘/可对你却像干涸的泉眼一样/一切都由于你痛苦的沉默/它的残暴胜过死亡。“我本是一座涨满的池塘”正可与“巴山夜雨涨秋池”句互相发明。

日前游上海，为其海纳百川的气度、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感动，赋诗一组。

勇立潮头

你有海一样的胸怀，  
你有斑斓的色彩，  
你引领了这个时代；

你有山

一样的豪迈，

你有谦逊的姿态，

你挥起了这个节拍；

你有风一样的期待，

你有美丽的盛开，

你站上了这个舞台；

你有云一样的徘徊，

你有灵巧的剪裁，

你缔造了这个存在。

永远的白玉兰

春天是你的季节，

你骄傲地让人们停下

上海 上海

（组诗）

流云

冬天是你的仪式，  
你自豪

地让人们送来祝福。

曰出苏州河

绿雨落梧桐，

红花笑春风。

一江忘情水，

踏浪共潮生。

上海 上海

东风劲吹百花开，

万紫千红春未央。

勇立潮头抒壮志，

高歌引领新时代。

### Bunny 的魅力

徐春望

图书。还会做乘法运算，自己知道用布擦揩自己玩的积木，并会用调羹自己吃饭了。十八个月的时候，更是了不得。不仅自己看书辨识动物，还会学妈妈做瑜伽，买鞋会挑选自己认为漂亮的鞋子。更让人赞叹的是，用大拇指与其余四指捏住一支笔，在纸上画圈，尽最大努力去画，挺认真。从此时始，他不断抓笔作画、在电子黑板上展示无师自通的作品。鱼，他用上弦和下弦的线条拼成，然后在头部画两条弧

线。画完后，手里握着笔，坐在画作旁边，脸上的表情像哭里有点尴尬，好像又有点害羞。这副模样，不知是对画的成果满意还是不满意，抑或是怕大人评价他的画？他画车，画得小。怕大人看不懂，画完站起来，不会言语，就用手势动作比划，嘴里发出车行驶的声音，手向前用动……

一个一岁半的小人，这么会玩，那么神奇！若问这小人是谁？他就是我外孙苗苗。女儿告诉我，他和外公一样喜欢看书。真的吗？这么小的人？我总是有点怀疑。也许隔代亲吧，也许小外孙的爱好连通了我的血脉。后来看他在普陀公园树林里追逐兔子，嘴巴喊：“Bunny！”一会儿朝东，一会儿朝西。我心里就想，与其说是Bunny吸引了他，倒不如说他就是现实生活中的Bunny，浑身散发出Bunny的魅力，吸引了我，吸引我们整个老一辈人，享受快乐！

### 因人制宜孝顺游

杨建明

种乐趣，但如果注意，有时会事与愿违得其反，变成“花钱买罪受”。这种高难度消耗的旅游运动，对于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人，倘若也要他们无条件地配合子女们好意，来一个为博得“孝顺”美名而出游，那就有些显得勉为其难了。老人也需要各种旅游活动，但一定要因人制宜，绝不能一味为了“孝顺”而让他们随着小辈们一起强行旅游，谨记，出行前一定要做好身体“评估”，量力而行。

